

卷之二

紅樓夢卷六十六

第六十六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情小妹癡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裡越發沒了細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也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裡的師

老爺嚴嚴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
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顛顛的說話
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
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裡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
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
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羣兒裡
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
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
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没人怕他只
管隨便都過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

了又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
這樣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
俗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
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
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俗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
進來遶棺俗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擋着人人
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俗們說姐
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的那樣腌臢只
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
婆子尤拿了他的盂去倒他趕忙說我吃腌臢了的另洗

了再斟來這兩件上找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
不管甚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
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
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
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爲倒是一對兒好久
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準是林姑
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
過三二年老太太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準的了大家正
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
老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

的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
事明日爺來好做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同去了這裡尤
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
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是何必忙忙又來
千萬別爲我悞事賈璉道也沒甚麼事只是偏偏的又出
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
姐道旣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記掛三
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管依他
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
不知多早晚纔來也難爲他的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

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
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再不嫁人賈璉
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
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裡與老娘拜壽
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裡頭有個
粧小生的叫做柳湘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間得這人
惹下禍逃走了不知回來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
說是個甚麼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
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
都無性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蟠子他

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沒來聽見有人
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厮們就知道了儻
或不來時他是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
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了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
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
你也不知道我們是甚麼人今日合你說罷你只放心我
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甚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
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來了
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頭上
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

樣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沒來了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沒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的長行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

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爲奇怪忙拍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話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敘談敘談賈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踪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

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
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
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
白懸了幾日心因又說道方纔說起給柳二弟做親我正
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
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
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
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
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
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

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
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
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
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
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爲定只是我信不過柳
二弟你是萍踪浪跡儼然去了不來豈不悞了人家一輩
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
理小弟素係寒貧况且客中那裡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
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
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信耳

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着二哥就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盃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咐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作些活計雖賈珍趁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兜攬推故

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裡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踪跡一發踈濶了却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况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敘些寒溫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瑩及至拿出來看時裡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鏤一鴛字一把上面鏤一鴛字冷颼颼明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牀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

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兒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知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實

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槩告訴寶玉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倒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趕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慮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裡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

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你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淨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着若我薛蟠一則他病着二則他

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爲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爲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道如此說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

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敘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甚麼話來把自已也當作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爲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己也無趣味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

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罵湘

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蓮人家並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着入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尤三姐從那邊來了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

癡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癡情妾
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千
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
向湘蓮灑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忙欲上
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這裡柳湘蓮放
聲大哭不覺自夢中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
破廟傍邊坐看一個癩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
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
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冷然如寒冰
侵骨掣出那股雄劍來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

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興兒說寶玉糊塗是反襯尤三姐說寶玉不糊塗尤

三姐冷眼看寶玉是旁觀熱心嫁湘蓮

尤二姐說三姐與寶玉已情投意合興兒說寶玉一

定配林姑娘俱是反挑筆

尤三姐思嫁柳湘蓮若自己已向賈璉說到底不成體

統今從尤二姐口中說出便不着迹又暗補夜間姊

妹密談心話詳畧明暗文筆細緻

劍雖至寶畢竟是凶器以此定親殊非吉兆

甄士隱柳湘蓮出家俱是寶玉出家引子

柳湘蓮掣出雄劍揮斷萬根煩惱絲此三句大有意味煩惱絲無影無形與頭髮絕不相干劍鋒雖利豈能一揮卽斷讀者試掩卷細思柳二郎是否果異出家抑何別樣結局自有妙文在內

紅樓夢卷六十六終

紅樓夢卷六十七

第六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見土儀羣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藏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癡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爲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

小了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爲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爲甚麼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思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爲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走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爲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

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才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尙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說媽媽可聽見說柳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才是靠跟道士

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偕們家没人俗語說的奔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道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

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況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狠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爲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爲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誤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

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曖晦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特的帶來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嚇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了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因問到底是甚麼東西這樣細着綁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

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二人看時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閑話兒纔回園裡去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

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胭脂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鵲深知黛玉心腸但也

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纔是爲甚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爲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爲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氣血姑娘的干

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鵲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了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鵲忙說請二爺進來能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甚麼氣傍邊紫鵲將嘴向牀後桌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鵲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你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

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爲別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爲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麼沒見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牀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道是甚麼叫甚麼名字那是甚麼做的這樣齊整這

是甚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條桌上當古董兒到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話來廝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偕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偕們東西偕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輪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

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賣帳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閑話兒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衆人聽

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得前日我們在店裡髣髴鬚鬚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闲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他勸纔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眾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眾的人怎麼没人

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甚麼好東西不過是這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

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甚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閑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扎掙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着坐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爲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

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麼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釵好會做人狠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些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了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爲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

好兒呢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
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爲
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樣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
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敢服呢怪不得老太太
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
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
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
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
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
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

語道這個又算了個甚麼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
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
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
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
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
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
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不
知說了些甚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甚麼大事的是的姑
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甚麼事實釵聽了也自己納悶
想不出鳳姐是爲甚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偕

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去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着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爲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晴

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了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牀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日也沒有過去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寶玉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噯啣這屋裡單你一個人記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

一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彈子在那裡揮甚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璉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痕流星的吊了好些下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嘟嚕上只咬破三兩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一嘟嚕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他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上許多了襲人道你就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倒

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娘姑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你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很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甚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看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

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牕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攪着在牀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

靠着個一個照着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牀傍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說兒只見一個小了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了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

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了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麼聽見說的不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了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甚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

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了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里間門傍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干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與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

同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帳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帳房兒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膽子進來

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已及兩邊了頭們的光景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脖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甚麼事奴才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甚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

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甚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與兒兒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與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

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歇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甚麼恕不恕了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歇着平兒道偕們都是死

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
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
頭怎麼又扯拉上甚麼張家李家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不
知道這二奶奶剛說道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
兒倒惱笑了兩邊的了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想說
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興
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
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
退了親了鳳姐兒聽到這裡點了點頭便回頭便望了頭
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

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
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
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
哥兒還有幾個了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
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
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
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服侍呢自然是
你了興兒趕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
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
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命道誰和

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爲甚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沒一事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甚麼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

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甚麼新奶奶等着賞你甚麼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甚麼時候叫你你甚麼時候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提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狠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

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了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議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評曰

上回尤三姐公案已經了結尤二姐如何結局自當接敘但竟接連直寫文情便少波折此回却先敘薛

蟠酌客次寫寶釵送物及黛玉思鄉徐徐接入鳳姐聞風紆迴曲折引人入勝

敘薛蟠酌客寶釵送物不但文情曲折且借薛姨媽口中逗起薛蟠娶親借鶯兒口中引起鳳姐聞風遠針近線絲絲入扣

酌客送物並非閒筆正是事事周到處寫鳳姐怒詰興兒先後回話將一副凶惡面孔一副畏懼形狀描畫入神丹青不及

紅樓夢卷六十八

第六十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甯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什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

原故告訴了眾人又吩咐象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興兒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理衣服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子襖青緞子搗銀線的褂子白綾素裙眉灣柳葉高吊兩梢日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攬進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張口便叫姐姐說今日實在不知姐姐下

降不曾遠接求姐姐寬恕說着便拜下去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趕着拉了二姐兒的手同入房中鳳姐上坐尤二姐忙命丫頭拿褥子便行禮說妹子年輕一從到了這裡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願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說着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坐還禮口內忙說皆因我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在外邊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爺太太耽心這都是你我的癡心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瞞着家裡也罷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

事也是人家大禮却不會合我說我也勸過二爺早辦這
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
以我爲那等妬忌不堪的人私自辦了眞眞叫我冤沒
處訴我的這個心惟有天地可表頭十天頭裡我就風聞
着知道了只怕二爺又錯想了遂不敢先說目今可巧二
爺走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體諒我的苦心
起動大駕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合意
的諫勸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禮呢要是妹
妹在外頭我在裡頭妹妹自想想我心裡怎麼過的去呢
再者叫外人聽着不但我的名聲不好聽就是妹妹的名

兒也不雅況且二爺的名聲更是要緊的倒是談論僧們
姐兒們還是小事至於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
昔持家太嚴背地裡加減些話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說
的當家人惡水缸我要眞有不容人的地方兒上頭三層
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妹妹妯娌們怎麼容的我到今
兒就是今兒二爺私娶妹妹在外頭住着我自願不願意
見妹妹我如何還肯來呢拿着我們平兒說起我還勸着
二爺收他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我斗這些小人們遭
場所以纔叫我知道了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樣
兒住的使的穿的帶的你我總是一樣要妹妹這樣伶透

人若肯真心幫我我也得個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就是二爺回來一見他也從今後悔我並不是那種吃醋調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還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愿意搬出來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留我個站腳的地方兒就叫我服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說着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別這麼着你我是一樣的人

鳳姐兒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禮他原是借們的了頭已後快別如此說着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爲拜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做他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膽敘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爲知己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癡了反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

不允之禮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麼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着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着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會當過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籠拿進去罷我也沒有甚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於是催着尤二姐急忙穿帶了二人攜手上车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槩不知傷或知道二爺孝中

要你曾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們住着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下了車趕散家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衆人來看問尤二姐一一見過衆人見了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若老太太知道就先叫你們死園中

婆子了頭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執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執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况在服中不好張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便去將他的了頭一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了頭送他使與暗暗吩咐他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管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算帳自己又去暗中行事不提且說合家之人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爲得所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姐便有

些不服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一聲大奶奶拿些過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姑娘妯娌們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地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嘴裡調度那裡爲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找勸你耐着些兒罷俗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

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麼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因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懶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來的東西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瞪着眼叫喚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好妹妹不離口又說儻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還怕誰儻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二姐見他這

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攔鳳姐一面使壯兒在外打聽這尤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家私花盡父母攢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二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尙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的裡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

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道真是他娘的話怨不得俗語說獼猴扶不上牆的你細細說給他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敲平服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我自自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旺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張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

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弟兄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好哥哥你去罷別鬧了於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內其中還有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碰頭道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

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
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
要虛張聲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
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
賍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妄捏
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
說了一聲況是賈府之人已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
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璉之事忽
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
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却早防着這一着倒難

爲他這麼大膽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
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
聽了這話倒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已經
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
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嬌娘吩咐
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裡鳳
姐帶着賈蓉走來上房尤氏也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
善忙說甚麼事情這麼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
家的了頭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買家的人都
是好的並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

証大家說明成了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濺了竅國
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告我們
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
到了你家幹錯了甚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
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
偕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偕們公同請了合
族中人大家觀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
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
只求嬌娘息怒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打雷霹五鬼分屍
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

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
的娘陰靈兒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一面
罵着揚手就打唬得賈蓉忙碰頭說道嬌娘別動氣只求
嬌娘別看這一時姪兒千日的不好還有一日的好實在
嬌娘氣不平何用嬌娘打讓我自己打嬌娘只別生氣說
着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
問着自己說已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已後還單
聽叔叔的話不聽嬌娘的話不了嬌娘是怎麼樣待你你
這樣沒天理沒良心的象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
姐兒滾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

娶親我不惱爲甚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帳名兒給我背着偕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來拿再者偕們過去只覓了老太太和衆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買妾只給我一張休書我卽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內我這裡趕着收什房子和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下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甚麼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總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買家的臉少不得偷

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麪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帳種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當初就說使不得鳳姐兒聽說這話哭着搬着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搽着不就是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爲甚麼你不來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安了怎麼得驚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事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

沒才幹又沒口齒錮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
庶賢良的名兒說着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
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要他們聽叫我
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着罷了眾姬妾了
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來說二奶奶最聖
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殺了當着奴才
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
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回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
賈蓉出去請你父親來我對面問他問親大爺的孝纔五
七姪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着日後

教導你們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
是姪兒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
道嬪娘若鬧起來了姪兒也是個死只求嬪娘責罰姪兒
姪兒謹領這官司還求嬪娘料理姪兒竟不能幹這大事
嬪娘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裡
姪兒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貓兒狗兒一般
少不得還要嬪娘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只
當嬪娘有這個不肖的兒子就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
疼他呢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兒見了賈蓉這般心裡早
軟了只是礙着眾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因歎了一口氣

一面拉起來一面拭淚向尤氏道：「嫂子也別惱我，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麼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少不得嫂子要體諒我，還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說，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嬌娘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着叔叔嬌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嬌娘送過去，好補上，不然豈有教嬌娘又添上虧空的，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嬌娘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

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就是個傻子也，想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甚麼人，嫂子既怕他絕了，後我難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麼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叫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偏打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

這張華是甚麼人這樣大胆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抓住總然死了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甚麼事做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靶兒越發

來說我是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買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偕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個妄告不實之罪偕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啞着嘴兒笑道難爲你想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麼個糊塗東西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的小人銀子到手三天五天一光了他又來找事

訛詐再要叨登起來偕們雖不怕終久耽心攔不住他說
既沒毛病爲甚麼反給他銀子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
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
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
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
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
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論我斷捨不得你
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若出去了偕們家的
臉在那裡呢依我說只甯可多給錢爲是賈蓉深知鳳姐
兒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

人如今怎麼說只好怎麼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
處了家裡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太
太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
兒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個腔
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
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傻心腸兒說不得讓我應起
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給老太太太
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只因我不大
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今既見了你妹妹很好
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

續修家範
母姊妹親近一槩死了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實在難等就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什了出來暫且住着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仗着我這不害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嬪娘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安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還說甚麼拜謝不拜謝又指着賈蓉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說着把臉却一紅眼圈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賈蓉忙陪笑道罷了嬪娘少不得饒恕我這一次說着忙又跪下鳳姐兒扭過臉去不

理他賈蓉纔笑着起來了這裡尤氏忙命了頭們盥水取糝奩伏侍鳳姐兒梳洗了趕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兒執意要回去尤氏攔着道今日二嬪子要這麼走了我們什麼臉還過那邊去呢賈蓉傍邊笑着勸道好嬪娘親嬪娘已後蓉兒要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誰信你這說到這裡又咽住了一回老婆了頭們擺上酒菜來尤氏親自遞酒佈菜賈蓉又跪着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氏吃了飯了頭們遞了漱口茶又捧上茶來鳳姐喝了兩口便起身回去賈蓉親身送過來纔回去了且說鳳姐進園中將此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

麼操心又怎麼打聽須得如此如此方保得眾人無罪少不得借們按着這個法兒來纔好不知鳳姐又變出甚麼法兒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此回專寫王鳳姐陰毒險惡為尤三姐吞金自盡之由

寫鳳姐向尤二姐一番說話婉曲動聽尤二姐雖亦伶俐不由不落其陷阱

了頭善姐嗔說尤二姐之話須知俱是鳳姐暗中囑咐

鳳姐對尤二姐說儻有下人不到之處只管告訴我
是先發制人使尤二姐不得不替了頭們遮掩惡極
借鳳姐口中說就告吾們家謀反也沒事的又敘王
信打點察院得贓以見榮府此時財勢薰天反跌後
來之衰落

鳳姐大鬧甯府寫得淋漓盡致既顯鳳姐之潑悍又
見賈蓉尤氏之庸懦兩面俱到

鳳姐托王姓打點察院使銀三百兩今尤氏母子許
還銀五百兩鳳姐不但占盡上風又賺銀二百兩惡
極

哭罵吵鬧後忽指着賈蓉道今日纔知道你了臉上
眼圈兒一紅及賈蓉跪下鳳姐扭過臉去賈蓉說已
後不真心孝順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一眼啐說誰信
你又咽住不說此一段文字隱隱躍躍暗藏無限情
事如金鼓震天時忽有鶯啼燕語又如一片黑雲中
微露金龍鱗爪文人之筆莫可端倪

紅樓夢卷六十八終

紅樓夢卷六十九

第六十九回

河庭王希廉雪香評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
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禮
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
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說着大家先至賈母房中正
值賈母和園中姐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
緻小媳婦進來忙覷着眼瞧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
見兒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着好不好說

着忙拉二姐兒說這是太婆婆快磕頭二姐兒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着眾姊妹說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兒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性甚麼今年十幾歲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眠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着嘴兒笑着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還俊些呢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

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在圓房賈母聽了道這有甚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很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着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爲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居住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

親我們原是親戚按到家裡住着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個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况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道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之銀令具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

嫂子幹事不明那家並沒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爲婚又沒退斷使人告了這是甚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準鳳姐在傍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也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準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有對証話只好由他去混話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會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麼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

母說我母親實於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
準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辨賈母聽
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了頭去料理料理鳳姐
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
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
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
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
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甚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
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
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其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

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
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
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
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
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己拉絆着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
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儻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
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
不該如此將刀把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
了一個主意出來悄悄命旺兒遣人尋着他或訛他做賊
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

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親姊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鏡中踈

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鬟名喚秋桐賞他爲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已盡見了賈母合家眾人回來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敘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之色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且說鳳姐在家

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
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狼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們
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又和姐夫來
往可見没人要的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
這話氣的甚麼兒是的後來打聽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
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魚頭
來折說了兩遍自己已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
了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
自以爲係賈赦之賜無人替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
眼裡豈容那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婦女鳳姐聽了暗樂

自從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
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
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
中厨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
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奶名聲生是平兒弄壞
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鳳姐聽
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倒咬雞平兒不
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園中姊妹一千人
暗爲二姐耽心雖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憐每當無人處說
起話來尤二姐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一點

壞形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况素昔見賈赦姬妾了髮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拔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裡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鬪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一定没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

那等賢惠我却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麼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娼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鳳姐兒在屋裡只粧不敢出聲兒氣得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喪聲嚎氣背地裡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妬了鳳了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喜歡眾人見

買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花爲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妹妹手捧鴛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爲人一生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姍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滑他發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就是進來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備敗行故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姍

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哭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冤三姐兒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警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哭着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儻老天可憐生了下來還可若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況於他賈璉亦哭說你只放心我請名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卽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亦謀幹了軍前效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廝們走去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太醫胡君榮來診視了

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
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
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
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本所致醫生要大膽須得請奶奶
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
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早
已魂飛天外那裡還能辨氣色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
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如今
只以下瘀通經要緊於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令人
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

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於是血行
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
再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
捲包逃走這裡太醫便說本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
着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
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
些閑話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也開了個煎藥方
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
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
倍只說偕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

事的大夫來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誠禱告說我
情愿有病只求尤氏妹妹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
我愿吃長齋念佛賈璉家人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
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
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兔的陰人冲犯了大
家算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兔說他冲的秋桐見賈璉
請醫調治打人罵狗爲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
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勸他
說他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哭罵道理那起
餓不死的雜種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

冲了他好個愛入哥兒在外頭甚麼人不見偏來了就冲
了我還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裡來的孩子他不過哄我
們那個綿花耳朵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張姓王姓
的奶奶稀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
養一個倒還日一點攪雜沒有的呢眾人又要笑又不敢
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邢夫人說二爺二
奶奶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
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
子憑他怎樣是你父親給田爲個外來的攆他連老子都
沒了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走發到聽戶根底

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邊來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干淨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淨想畢扎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邊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子咽了下去於是趕忙將衣服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當下人不知鬼

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了鬢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就只等没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牆倒象人推了鬢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於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瞧見不禁大哭象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温和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樓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

等也都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搬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抬上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八個媳婦圍隨抬往梨香院來那裡已請下奚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哭一場衆族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禮鳳姐兒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遙過

羣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勞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也認真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擡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墳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了鬢來請鳳姐說二爺在家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甚麼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僧們的月例一月起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兩用剩了還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着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得賈璉無話可說只得開了

尤氏箱籠去拿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拆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綉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想着他死得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厮了鬟來拿自己提着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好笑連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偷了出來悄遞與賈璉說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來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得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繫的你好生替我收看做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有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進去只在這裡伴宿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尤二姐被賺進園已落深阱卽無秋桐亦斷不能久活今又添一秋桐其死更速

鳳姐旣暗害二姐又欲暗害張華刻毒陰險令人可怕

旺兒之說謊與平兒之慈心皆是反襯鳳姐之妬惡秋桐之肆潑是鳳姐之挑唆然秋桐異時之被遣已於此日埋根

胡醫生誤用打胎藥不過了結二姐身孕以便速死
其實墮胎亦死不墮胎亦死與胡醫無涉

賈蓮開二姐箱櫃一概無存是暗補鳳姐早已搜羅
情事

第六十三回下半回至六十九回一大段應分四小
段六十二下半回爲一段敘賈敬暴亡爲接尤老娘
母女暫住甯府之由六十四回六十五上半回爲一
段敘賈璉之偷娶尤二姐六十五下半回六十六回
爲一段敘尤三姐自刎柳湘蓮出家了結兩人因果
六十七八九回爲一段敘王鳳姐設計陰毒尤二姐
落阱吞金了結二姐公案中問夾敘黛玉悲吟思鄉
是借作反襯引線

紅樓夢卷六十九終

續紅樓夢

第六十九回

十四

聚珍堂

紅樓夢卷七十

第七十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許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姓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又因年近歲逼諸事煩雜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單子來回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的等裡面也該放的

了頭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誰有幾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緣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與寶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家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個琥珀現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了頭發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兒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着過年過節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柳湘蓮遁跡空門又聞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鳳姐

逼死又兼柳五兒自那夜監禁之後病越重了連連接接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癡話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病慌得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屋內咕咕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快出去拉拉罷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芳官那裡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長襖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尙未疊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綠杭紬小襖紅紬子小兒兒披着頭髮騎在芳官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裡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腳亂蹬

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笑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
等我來撓你們說着也上牀來隔肢晴雯觸癢笑的
忙丟下芳官來合寶玉對抓芳官趁勢將晴雯按倒襲人
看他四人滾在一處倒好笑因說道仔細凍着了可不是
頑的都穿上衣裳罷忽見碧月進來說昨兒晚上奶奶在
這裡把塊手絹子忘了不知可在這裡沒有春燕忙應道
有我在地下揀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洗了剛晾着還
沒有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倒是你們這裡熱
鬧大清早起就咕咕呱呱的頑到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
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

娘和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頭去
更冷冷清清的了兩個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更
那纔冷清呢你瞧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像
短了多少人是的把個雲姑娘落了單了正說着見湘雲
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
梳洗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
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道這會子還不起來偕們
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一個人作興作興如今正是初
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
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的如今却好萬物逢春偕

們重新整理起這個社來自然要有生趣兒况這首桃花
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做桃花社豈不大妙寶玉聽着點
頭說很好且忙着要詩看家人都有說偕們此時就訪稻
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社說着一齊站起來都往稻香
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寫着是

桃花行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簾櫳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閒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桿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榜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疑碧
樹樹烟封一萬株	烘照樓壁紅凝糊
天機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飲醮胭脂冷
胭脂鮮豔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進 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癡癡呆呆竟要滾下淚來又怕衆人看見忙自己拭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做的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寶琴笑道現是我做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迴乎不像寶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等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

此傷悼語句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斷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爲桃花社黛玉爲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古來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飯畢又陪着入園中來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

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有壽禮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閒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大人開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這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甯侯之子爲妻擇於五月間過

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舅甥女閑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來五人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寶玉屈指算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還是第二件倒那時總然你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裡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統共數了一數纔有五百六十幾篇這三四年

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明日起把別的心都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過去寶玉聽了忙得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實在擔擗不過便說明日爲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睡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牕下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了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說十分歡喜就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道臨陣磨鎗也不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

完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實釵探春等都笑說太太不用着急書雖替不得他字都替得的我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擔擗過這一步兒去就完了一則老爺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王夫人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功課寶玉一向分心到臨期自然要吃虧因自己只粧不奈煩把詩社更不提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積了許多這日正等着再得五十篇也就擔得過了誰知紫鵲走來送了一卷東西寶玉拆開

看時却是一色捶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類喜的寶玉和紫鵝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接着湘雲寶琴二人也都臨了幾篇相送奏成雖不足功課亦可搪搽了寶玉放了心於是將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塌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至七月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丟過一邊仍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綉絨纜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鵲

啼燕妬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做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新鮮有趣兒我却不能湘雲說道偕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也倒是湘雲道偕們趁今日天氣好爲甚麼不就是今日黛玉道也使得說着一面吩咐預備了幾色菓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這裡二人便擬了柳絮爲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粘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爲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我倒平常少不得也

要胡謔起來於是大家拈鬪寶釵炷了一支夢甜香大家
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也忙寫出來寶
釵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兒
這香怎麼這樣快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你可有了
寶玉雖做了些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
已盡了李紈等笑道寶玉又輸了蕉了頭的呢探春聽說
寫了出來眾人看時上面却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縮繫也難羈一任東

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也却好何不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謔

輸不肯免強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
動了興乃提筆續道

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鶯愁蝶倦晚芳時總是明

春再見隔年期

眾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總然好也
算不得說着看黛玉的是一闋唐多令

紛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隊成球飄泊亦

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

頭嘆今生誰捨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

留

家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又看寶琴的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一夢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聲調悲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寶釵笑道終不免過於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的東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調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笑道不要太謙自然是好的我你賞鑒賞鑒因看這一闋臨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蜂圍蝶陣亂紛紛幾會隨逝水豈必委芳塵萬縷

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自然這首爲尊纏綿悲戚讓瀟湘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執道不用忙這定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

一語未了只聽牆外竹子止有聲响恰似牆廂子倒了一
般衆人嚇了一跳了鬟們出去瞧時簾外了頭子們回道
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家了鬟笑道好一個齊
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線偕們拿下他來寶玉等
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
爺那院裡媽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鵲笑
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個不成二爺也
太使心眼兒了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笑道紫鵲也太
小器了你們一般有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嫌個忌諱
黛玉笑道可是呢把偕們的拿出來偕們也放放晦氣了

頭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聲兒七手八腳都忙着拿出
來也有美人兒的也有沙雁兒的了頭們搬高墩細剪子
股兒一面撥起雙子來寶釵等立在院門前命了頭們在
院外做地下放去寶琴笑道你這個不好看不如三姐姐
的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寶釵回頭向翠墨笑道你去把
你們的拿來也放放寶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了頭
子家去說把昨日賴大娘送的那個大魚取來小了頭去
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雯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
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寶
玉道再把大螃蟹拿來罷了頭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

個美人並簾子來回說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纔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喜歡便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了頭們在那山坡上已放起來寶琴叫了頭放起一個大蝙蝠來寶釵也放起個一連七個大雁來獨有寶玉的美人再放不起來寶玉說了頭們不會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下來了急得寶玉頭上的汗都出來了眾人又笑寶玉恨得擲在地下指着風箏說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腳踹個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去叫人換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個來

放罷寶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這幾個風箏起在空中一時風緊眾了鬢都用手帕墊手黛玉果見風力緊大過去將簾子一鬆只聽得一陣豁喇喇响登時線盡風箏隨風去了黛玉因讓眾人來放眾人都說林姑娘的病根兒都放了去了偕們大家都放了罷於是了頭們拿過一把剪子來鉸斷了線那風箏都飄飄飄飄的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雞蛋大一展眼只剩了一點黑星兒一會兒就不見了眾人仰面說道有趣有趣說着有了頭來請吃飯大家方散從此寶玉的工課也不敢像先竟摺在脖子後頭了有時寫寫字有時念念書悶了也出來合姐妹們頑笑半

天或往瀟湘館去閒話一回眾姐妹都知他工課虧欠大家自去吟詩取樂或講習針黹之事也不肯去擾他便是一黛玉更怕賈政回來寶玉受氣每每推睡不大兜攬他寶玉也只得在自已屋裡隨使用些工課展眼間已是夏末秋初一日賈母處兩個小了頭勿勿忙忙來叫寶玉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評曰

桃花命薄柳絮風飄林薛二金釵遭逢暗合而寶釵填詞有好風借力送上青雲之句尙不至墮溷沾泥若黛玉歌行則杜宇春此簾櫳月冷竟是天亡口吻

青雲二字本指仙家而言自岑嘉州有青雲羨鳥飛句後人遂以訛承訛作爲功名字面寶釵詞內青雲字應仍作仙家言則與寶玉出家更相映照

此社是歸結從前詩社從此以後漸漸風流雲散勝會難逢故桃花一社有名無實柳絮填詞偶然一聚便接寫剪放風箏飄飄星散已有淒涼景况賈赦放眼是文章展拓法

紅樓夢卷七十終

第七十回

十三

聚珍堂

卷之七